

引领当代中国建筑发展

# 建筑中国周刊

AR WEEKLY



No.119 2015.02

ISSN 1996-8329  
9 1771996 183205

# 传统文化融合现代创新 更新都市新面貌

——专访

毕路德建筑顾问公司合伙人、首席建筑师杜昀

**AR:**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城市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特色，您是如何看待千城一面的现象？

杜昀：城市长得千篇一律，本质不是设计的问题，而是现在人们的城市生活就是千篇一律的。为什么要你的城市和别人的不一样呢？这个壳是内容的呈现，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里面，社会发展是必然的，我们只能认同或者跟上社会的发展，而不能逆向去做一个城市，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城市里面的基本功能是一样的，所以它现在长得就是一样。过去的城市基本功能不一样，信息不发达，文化不一样，现代的各种互通渠道在过去几乎不存在，所以过去相对闭塞的城市长得各有特点。对城市设计而言，面对一个在国际化日益加剧、在政经科文等多元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现在的城市消弭了过去城市特点的设计背景，去特意追求有“特点”的环境是逆势而行，是没有用的。

真正的特色价值不在于城市表面的建筑，而是根植其中的博大精深的文化，而且是专属不同地域文化的故事。你只能把那些特点变成故事，让人们去体验，这是我们作为设计者能做到的。但是想要在这个城市里面去创造这些特点，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傻的行为。毕路德一向认为设计师的角色，首先要对环境负责，他要把社会环境做得适合人们生活。其次才是尽量解决一些文化上的东西，解决的关键点是要令这些文化的东西符合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AR:** 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较之我国更为成熟，是否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您认为城市更新改造比较成功的地区是哪里？

杜昀：纵观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城市更新改造过程，值得中国深思和智慧借鉴的地方有很多，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众所周知的加拿大格兰威尔岛的更新改造实践是我最欣赏的一个。它之所以成功，总体来说是明确了以保护为主体的规划布局、以大众艺术为导向的改造模式、以文化传承为凝聚力的更新策略上。从而成功地将一个历经了天灾与滥用的城市工业废弃地创造性地改造为综合性城市社区，不仅在原定改造目标“一个公园”升级为公园+临水

住宅+公共艺术区等多功能混合的“城市公园”，同时创造了效益显著的、可持续发展的更新改造经济模式。经过多年发展，它依然以个性、活力与丰富的公共艺术价值成为今天北美最成功的城市更新项目。

技术上具体表现为对老建筑的再利用、景观设计的系统性和交通方式的多样性等，例如建筑的雨篷、沿街装饰物等被刷成不同的颜色，反映建筑物的不同功能；绿色代表娱乐、红色代表商业零售、黄色代表生产、蓝色代表水上活动等。从格兰威尔大桥上俯瞰整个格兰威尔岛时，景观效果非常壮观；再如景观设计中充分利用了场地的滨水特征，从临水住宅到戏水公园、水上平台、游艇码头以及承载多种水上休闲活动的设计应有尽有。另外包括公共汽车、自行车、小轮渡以及步行街在内的多样化交通网也是格兰威尔岛改造的一大特点。这个多功能交通体系在今天看来缺陷也很突出，虽然设计本意是为了鼓励大家放弃私人汽车的出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岛上的交通拥挤。但实际操作效果一般，岛上节假日车流量过大导致交通拥堵严重。类似这样的更新改造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都会面对的，需要设计者有更长远的眼光和大胆的创想来给出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AR:** 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冲突”时常发生，这种冲突或许包括人与人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保留与发展的冲突。从建筑师的角度，您认为应该怎么尽量避免这些“冲突”的发生？

杜昀：  
在与再——再生与再用，用珍惜的方式对待存在之历史。  
静与敬——静心与敬畏，以平静的心态礼敬自然之山水。  
减与简——减少与简单，过简单的生活崇尚文人之审美。

**AR:** 您认为一个优秀的建筑设计项目，不论是新建还是改造，应该具有怎样的特质？

杜昀：好的设计项目，创造具有当地文化基因的意境，并引发高水平的审美体验。创造一个好的设计，设计者最好抱着对自然世界的宽松解读，让大自然活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如同所有伟大的艺术。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精髓与西方美学在空间设计上的融合，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



**银川艾依河滨水景观公园项目**  
毕路德的设计理念从融合地域特色、凸显生态低碳、以人为本三大主题核心入手，展示塞上湖城、西北水乡、山水相连的城市风情。入围2014年世界建筑节(WAF)



**遂宁观音湖湿地公园项目**  
公园整体设计通过时间、空间、文化等界限的突破，通过一种旅游线路的方式，把建筑和景观通过街、巷、院的概念合理地融入到场地之中。实现一种建筑与景观、文化与产业的无间融合。2014年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深圳东门凯悦嘉轩酒店**  
出于中国哲学的“虚拟写意”与欧洲现代主义的“少就是多”的融汇，我们认为空间的纯净造就了无穷的想象而不仅仅是破坏装饰的功能审美。